

石田慶和 著

陳季菁 譯

學・無神論

省思！面對！關懷！

現代科技・人文及終極生命



705377

B9
931



宗教・科學・無神論



石田慶和／著
陳季菁／譯



90086523

宗教・科學・無神論

寶豐叢刊10

作 者：石田慶和

譯 者：陳季菁

發行人：顏宗養

校 對：本刊編輯部

出版社：法爾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士林區11101福林路329巷1弄12號5樓

電 話：(02)832-1048・832-1049

郵 撥：0778650-5 法爾出版社帳戶

第一版第一印：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一日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3333號

定價：1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宗教・科學・無神論 目次

序言 3

第一章 科學與宗教

一、科學與宗教 5

二、宗教與科學的問題 40

三、科學的自然觀與宗教的世界觀 46

第二章 虛無主義

一、拉斯科里尼可夫的絕望 53

二、伊凡・卡拉馬助夫的懷疑 78

三、史達瓦洛金的傲慢 100

四、納斯塔夏・菲利波瓦娜的不安	123
五、現代無神論的問題	144
第三章 衆生的心	
一、關於生命	169
二、關於自然	177
三、關於愛執	186
四、論吉田滿氏的生死觀	193

序言

隨著現代物質文明驚人的發展，產生了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對此，乃出現了許多主張精神文化——尤其是宗教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其重要性的聲音。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姑且不論習俗或儀禮等方面，單就宗教對人類精神生活已失去影響力這一點而言，其必有相當的理由。無視於此一事實，一味提倡宗教復興，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宗教若想要對現代人有積極的影響力，必須改造自身。若不能從根本檢討傳統的宗教思想、儀禮或象徵等一切方面，重新找出何者能真正在現代產生作用，否則無法推動今日的人類。

在此所要敘述的並不能說是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只具有對宗教本身再檢討的

意味。但是反過來說，不能正眼注視宗教正是現代最大的問題。就這一點而言，此提言或許也可以說是對現代文明的反省。

今日討論宗教問題，必須考慮到科學的基本立場，並牽涉到虛無主義或無神論等問題。若不能從這些問題來著手，就無法思考今日的宗教問題。以下的文字雖是在不同機緣下寫成的，但因是基於這種問題意識整理彙集爲本書，故可以說是具有一貫性的。

昭和五十六年三月石田慶和

第一章 科學與宗教

一、科學與宗教

(一)

科學與宗教之所以形成問題，並非由於個個科學家或宗教者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構成問題。今日的科學擁有衆多研究者，具有高度發達的研究設備，不斷持續研究活動的一種社會組織、機關。宗教也是擁有許多聖職者，具有寺院或教會等設備，並舉行各種儀式和佈教活動的一種社會組織。環繞著這兩種彼此組織立場和機能明確不同的領域，人們探究其間的關係。這點是首先必須注意的。

一個科學家對宗教抱著什麼樣的想法，此事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不管是肯定或否定宗教，都不過是科學家個人的想法而已。同樣的，一個宗教者對科學抱著什麼樣的看法，對科學而言，也不具有重要的意義。

問題在於科學此一社會組織的立場與宗教組織的基本立場有著什麼樣的關連？是沒有任何關係呢？或是有緊張的關係？

原本二者並非沒有關係的。至於其關係，可由二方面來考慮。一是敵對關係，一是共存關係。前者又可區別為來自宗教方面與科學敵對的情形，與來自科學方面與宗教敵對的情形。

來自宗教方面與科學敵對的情形，以在西洋近世之初，隨著科學的發達——尤其是在天文學的部門，因不斷有新的發明和發現，而提出科學的宇宙觀。其與以前的宗教世界觀相衝突時，羅馬天主教會的神學家們所採取的態度最為明顯。到了現代，神學家中採取明確的反科學立場者已相當少了，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其如後所述，自有其理由。

來自科學方面與宗教敵對的情形，也是起源於西洋近世時。以科學的發展為

背景，確立了理性的思考態度。以此為基礎，便展開了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批判。隨而反宗教的立場逐漸明確。此在哲學上由「理神論」發展為「無神論」，到了今日則以馬克斯主義 (Marxism) 的宗教批判形式而一般化了。有關於此，自然也有其理由。

另外也有既非反科學也非反宗教的想法，認為宗教和科學均屬人類文化的領域，各有其成立的必然性。兩者應相互共存，以豐富人類的生活。這也可以說是現代許多知識分子所抱持的曖昧態度。筆者對此態度並不表贊同。因為這種想法是由於對宗教及科學的理解不夠充分所致。

宗教有不能不與科學為敵的一面，科學也有無法與宗教相容的地方。任何一者都與人類的存在有全面性的關係，故不可能設定守備範圍，彼此共存。首先若不能了解宗教與科學尖銳的敵對關係，也就無法明白現代科學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存在於現代的真正的宗教。

由於戰爭的慘禍，藥毒等公害的發生，科學的界限成為問題所在。其反動是主張恢復精神文化或尊重人性的言論盛行，以及各種類似宗教的東西流行起來。

但是這些「類宗教」的流行只不過是一時的，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佛教、基督教等世界性的宗教。這些具有長久傳統和深度思想內容的世界性宗教，受到了近代科學以人類高度知性為基礎的立場的挑戰，將要如何自處？這與其說是現代宗教的問題，不如說是現代人類最大的問題。

面對近代科學的挑戰，宗教若不能應付得當，只有死路一條。但是到了那個時候，科學也同樣要踏上滅亡之路。為什麼呢？因為科學沒有控制自身的力量。科學雖是人類所生，人卻仍然無法控制科學。

(二)

如果說人有控制科學的能力，也就不會產生像世界大戰中大量殺戮的事件。把導致大量殺戮的人視為精神異常者，將責任歸之於他們，是很方便的作法。但是今日的精神醫學，並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下結論的。正常與異常並非涇渭分明，很容易因時因地而轉移。因此，人性之中不能不說潛藏著大量殺戮的可能性，這是人類本身未必能控制的。

人不但無法控制自身，也無法控制科學。能夠做到此的，只有在某種意義下超越人類存在的次元。而與超越之次元相關者就是宗教。因而，宗教也就成為問題之所在。

今日的宗教要面臨兩個課題：一是要如何面對來自於科學立場的挑戰；一是要怎樣達成對科學的控制。這兩個課題彼此又有很深的關連。

若無法適當的回應來自於科學立場的挑戰，宗教將被斥為迷信，只有退下陣來的份。宗教並非不能控制科學。例如，對於分子生物學部門所產生的問題，或安樂死、節育等問題，若不能由宗教的立場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生命觀，就不能給予這些難題以明確肯定的指示。

這些問題一般稱作道德問題，但並非只是牽涉到人性的道德層次，而是更深一層的關係到超越之次元，也就是與宗教相關的道德問題。若沒有追究到宗教，這些問題就無法找出真正的答案。

或許會有人認為，宗教既是對人而言的宗教，終究不也是人類的問題嗎？但是，將宗教視為人間之物的想法是以已經對宗教做一種判斷為前題，隨而才完全

以人爲中心來考慮宗教。

原本是離開了人就沒有宗教的。但是，宗教並非只是單純的自然人間的存在。若不能以某種意義超越自然的人間存在，宗教就無法開展。若沒有接觸到超越的次元，開創異於以往之「自然生命」的生命，也許宗教就不足以構成問題。

宗教以外的領域是將人視爲不斷進步向上的存在。所謂的人道主義 (humanism) 也是以此人類觀爲前題。但是今日的科學不單只有使人類進步向上的一面，也開啓了破壞的方向，同時具有光明和黑暗的一面。人道主義對其黑暗的一面是無能爲力的。人道主義無法提出包容得了黑暗的一面的道德。

宗教原本是從明暗兩面來解釋人的。例如，基督教一方面說人保留著神的形貌，一方面又說人被定了罪與死。佛教則一方面認爲人有出離生死的因緣，一方面又視人爲曠劫以來流轉的凡夫。這樣的看法開拓了超越自然生命次元的視野，從而以人類的救濟或解脫爲問題。

站在此超越的次元上，始得以真正思考現代的問題。人所生育的科學破壞了人類自然生命的次元，成爲不聽命控制的東西。加上人類不再將基礎立於超越之

次元上，最後這世界只有走上毀滅之道。科學破壞了自然生命的次元，成為不聽控制的東西，反而指示了「虛無主義」的方向。

雖說宗教是以人類存在為基礎，但這並非意味戴上神的面具的人可支配人本身。不管是什麼樣的意義，認為人可以支配人本身的想法，不外乎出自人的傲慢。從這樣的立場出發，科學的無法控制自是不待言的。

宗教之由不將人類視為已完成的，或是將會完成的存在，反而認為必須要轉化其自然的形式，開啓新生的立場出發，才能說是真正圍繞現代科學的難題，此被真切的思考著。

(三)

前面已敘述過宗教和科學是敵對的關係，我們首先來看看來自宗教與科學的敵對是怎麼樣的情形？

如衆所周知，在十六、七世紀的歐洲，因哥白尼、伽利略等先驅者的探究天體運行、物體運動法則，科學的自然觀開始形成。羅馬天主教會對其有強烈的排

拒，禁止這些學說的發表，甚至利用宗教裁判要求撤回這些學說。這種愚昧的舉動，遭到後世歷史學家的責難。而伽利略所說的「地球是動的。」這一句話被視為對抗宗教勢力的頑迷，也是科學的正當性最後獲得勝利的象徵語。

但是對於天主教會的聖職者們，為何堅持採頑迷的態度？這點有檢討的必要。一般只是單純解釋為：因他們固守正統的神學，故難以接受新的自然觀。但近代科學的先驅者們事實上也是虔敬的基督教徒，他們並打算否定基督教，只是想提出新的世界觀、自然觀。那為何會引起激烈的反對呢？是因為其中含有與聖職者們的世界觀——宗教的世界觀不相容的異質世界。

此大地之下的深處有地獄，遙遠的天上住著神。其天國就是基督教徒死後的世界。否定了這種純樸的世界觀，而說這大地是動的，那麼究竟天國在何處？地獄在哪裏？對聖職者們來說，「地動說」是絕不可信的世界觀。

對當時的人來說，宗教的世界觀絕不只具有象徵的意義。他們相信天國或地獄確實是存在於這世界遙遠的彼方，至少也必須是精神式的存在；使人迷失其所在之說就是惡魔之說。新世界觀對宗教的真理並非採中立的態度，而是明顯的否

定。

科學的世界觀漸漸成長，終於否定了宗教世界的實在性，將它視為象徵性的東西。宇宙不管多遼闊，任何地方都不存有天國，也不存有地獄。地球之中只有灼熱的物質，天上只有無涯的宇宙空間。以如此的世界觀為前題，究竟要如何解釋宗教的真理才合情合理呢？這是今日的聖職者所必須直接面對的問題。

要應付此問題並不容易。現代基督教神學家布魯德曼的提倡「非神話化」，就是因應此問題的一種開展。他對解釋古代人的神話世界所作的嘗試，並非是將宗教的世界觀當作客觀的存在，而是解釋為象徵性的東西。近世之初，天主教的聖職人員因感受危機，為了因應而對宗教真理所提出的質問，到今天更尖銳的被擺在眼前。

或許有人會說，宗教的真理是關係著靈魂的救濟，而非世界觀。但事實上，靈魂的救濟與世界觀是緊密結合在一塊的。無視於世界觀，靈魂救濟的問題就無法成立。例如，人死後將往何處去的疑問，是直至今天仍緊扣著人心的問題。面對此一問題，若說天堂或地獄是象徵性的表現，是無法滿足人心的。宗教的表現

的確是象徵的表現，但其象徵若不能活生生的話，將成爲無意義的東西。宗教的象徵曾經是活生生的。換言之，過去它曾有感動人的力量，而今卻已失去。這就是問題所在。在徹底接受科學的世界觀之後，是否仍具有能感動人心的宗教象徵，是現代宗教受到的質疑。

(四)

對宗教而言，科學是其敵人的事實，更尖銳的表現於人類觀上。

十九世紀是進化論的世紀。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部門有極大的發展。在生物學方面更是達到相當大的進步，確立了新的生物學理論。那就是由達爾文發表的以「適者生存」和「自然淘汰」爲要點的進化論。其否定了以往的一切生物是由神創造的說法，認爲生物是不斷在變化的革命性主張。

依據進化論，人類並非異於其他生物的存在，而只是其中的一員。人猿與人類具有共同祖先的說法，與基督教所謂神依照自己的形像造人的說法大相逕庭。達爾文學說的支持者湯瑪斯・哈克斯雷發現，大猩猩與人腦之差別較之大猩猩與